論語詳解

郝敬

衛靈公第十五〇貧莫如原憲。豪侈莫如時君。故次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去聲)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去聲)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現)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春秋世主。惟知仲尼習禮博學多聞而已矣。故犂彌謂齊景公云。孔丘知禮而無勇。靈公此問亦欲倣以

所不知夫子嘗言我戰則克冉有言學軍旅于孔子。此對云未學何也世主好戰聖人每思去殺靈公所問適與願違故以未學辭之也其以俎豆對何也俎豆之事即禮也聖教脩已治人惟禮扶危定傾惟禮記云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靈公壼範不脩父子相夷惟其無禮也俎豆禮器也事陳設之事也軍旅亦陳設之事也明乎禮儀三千三百則軍旅行伍[illegible]類迹也以為陳則湯武之師也易云師出以律律禮也記云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善將者敦詩書而悅禮樂抵[illegible]

于樽俎之閒而已故雅歌投壺射不穿甲者爲世
將豈非俎豆軍旅事本無二乎其明日遂行何也初
夫子去魯居衛最久所以啟沃靈公者計無弗詳使
公能用豈待今日使公知夫子何發此問夫子久于
衛以靈公際可庶幾知禮者雖不能用猶重所學今
据所問則趣舍頓違衛政流散而君所好又若此去
所以決矣未幾而南子宣淫蒯聵謀弑靈公死輒父
子操戈好戰無禮之流禍聖人知幾其神矣去衛將
適陳入楚也是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將往而陳蔡
畏楚以兵圍之七日糧絕子路慍見不平之意見于

色也。君子亦有窮乎。言爲善者未必得福。怨天尤人之意。而夫子之答甚悠然。君子固窮。言時運有否泰。聖賢不能違也。如湯囚夏臺。文王囚羑里。周公居東。安能必所遇皆通。但能知命順受。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耳。大抵詘伸有定數。郎是定理。君子視理數爲一。故順理以忘數。小人視理數爲二。故逆數以違理

俎豆之事。郎是禮。非謙辭也。凡禮可學者。皆是器數。聖人周旋中禮。非盡由學。學則必自俎豆之事始

陳字从阜从木申聲。中原地名。大昊伏羲之墟。木德

之義故从木伏羲都陳始畫八卦卦有行列世

軍旅行列曰陳卦畫成于三故兵有天時地利人和

韜畧家謂之三陳日月星辰斗柄左右向背爲天陳

丘陵水泉據高依險亦有前後左右爲地陳車馬士

卒行伍聯絡爲人陳又有八陳天地風雲爲四正龍

虎鳥蛇爲四奇以象八卦李靖謂八本爲一天地本

乎旗號風雲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列後

世詭設物象要不止八耳自黃帝始爲井田之法以

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其形開方爲九五爲陳法四

爲間地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四面

諸部連繞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周之始與太公繼其法以勝殷太公沒齊人得其遺法管仲脩之所謂節制之師也李德裕云兵之有節制猶一身筋骸之束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捍患自什伍積而總以偏裨又總以將又臨之以大將尊卑相統進退緩急一聽大將之節制有犯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則戰必勝攻必取

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卽鄉遂夫家之數也五百人爲旅黨鄙夫家之數也古之征役家出一人○俎以載牲體熟于鼎而載于俎祭饗之器也記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陳設之數也法詳儀禮凡爲俎以骨爲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人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四足如几曰梡施橫木于足曰嶡椇枳屬形如椇謂足間橫木曲撓如椇也俎下有跗如室曰房禮有俎則爲盛饌獻酬畢則徹俎而後安坐豆見第八篇孟敬子章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聖人未嘗不識默而識之也未嘗不多一以貫之也默識卽一貫若憑耳目見聞一一存記以爲識功勞而去道遠矣然其教人曰多聞多見博文好古何也學不厭多惟有所以貫之者如樹根着土千枝萬葉暢茂條達生意盎盎何病于多無所以貫之者如草木無根枯枝朽幹與性命何涉子貢多學夫子詰而醒之子貢乍聞對曰然卽平習見解旋疑旋問夫子爲決其非蓋學如子貢識亦多矣正宜反約若初學

就空寂適以成其固陋聖人亦不遽以此語之也大
抵學貴會通偏于不多則一所貫何物一不雜多多
即是一非謂多學而後一貫如後儒格物久豁然貫
通之説也亦非謂先一貫而後多學如二氏旣得本
莫愁末之説也苟會其通多即一一即多孟子云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即此理
朱子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知與行
離非聖人文行博約一貫之本旨也聖學知即是能
舜以大知爲行顏子以擇守爲知説詳中庸知而不
能不爲知虛解識情耳即如世儒云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求至强分爲二然一貫総不可分爲二也一貫心也知心之神也知可以名心行不可以名心知可以一知貫萬行行不可以一行貫萬知也分子貢通達爲知曾子篤實爲行支離矣又分子貢一貫爲語知曾子一貫爲語行支離尤甚矣曾子篤實力行故眞知承教節唯子貢不行知未實踐故揣摩生疑曾子學有得故語以吾道子貢道未得故語以予學語子貢一貫者學問之方答問之教也語曾子一貫者傳心之要時雨之化也機緣境地未可相比或云子貢已會其旨但方聆聖訓遽應否非對師之

禮故先應然繼曰非與循司馬遷唯唯否否云爾鑿説也聖人以一貫乎賜與呼參自不同不得謂子貢之對與曾子之唯無異蓋此章與下章皆承上在陳夫子嘗問子貢與子路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與二子皆不達故于此呼賜教之一貫呼由教之知德事詳家語子貢平日多學億中子路平日聞善斯行秖可無事敷演臨危茫昧因心境未融學無根柢故平各頂門著針與呼參應唯不可同日語也後儒以致知爲入門正坐多學而識之病與聖教相爽乃援大學致知在格物解非也詳禮記大學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非見聞記憶也天靈惺惺與性地相映徹曰知德即性所具之理仁義禮智是也知即本體之不受障蔽者耳明曰知得曰德無所得而言知識請耳神明默成乃為眞知子路聞善必行聞過則喜然皆滯于口耳見聞而反觀性地未得融洽[illegible]事未免捏扤故有怨天尤人之意皆由天明未徹義理得心者淺莊周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無所得而稱知天下皆是也餘詳上章

知者心之虛靈德即虛靈中皆備之理知明則理顯

如水清則魚現中庸所謂天下至聖聰明睿智則容執敬別以時發見志氣清明則天理流行顯仁藏用時措咸宜而無入不自得矣人有良心皆有此德惟知體未瑩內昏于欲外奪于感愚不肖者日用而不知其賢智者又蔽于多知蓋緣下學未達涵養未融舉其所自有者自欺荒失遺忘天下皆是也孟子云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無納交要譽種種私意如孩提之童不學不慮而知愛知敬方爲知德聖人所以貴默而識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勇者氣浮鹵莽苟能反觀虛靈

之地醒然自覺其所固有者則天定神怡何窮之足慍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言舜遭遇之隆揖讓而有天下又得羣臣之助也與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意殊古今帝王多矣獨舜以匹夫受禪無開創之勞故曰無爲分命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師師布列如四體奉元首庶事惟康故曰無爲而治二意兼重夫何爲哉承無爲言不事創造也恭己正南面承治言得賢自輔也恭己者端冕

凝旒垂衣拱手之貌正向也猶正牆面正首丘之正人主向明故正南面恭己正南面者無爲而治之象也而已矣者他無所事也苟無爲而不治雖與之天下不能居也舜所以無爲而治有股肱耳目翼爲明聽之助也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有人爲之北面者也堯以前禹以後有舜之德或無舜之遇有舜之遇或無舜之諸臣若但謂得人雖堯亦然而天下猶未平若謂德盛民化三五帝王皆然若謂紹堯禹不紹舜乎而羣工師師視唐虞之際則不無少讓矣夏后氏之天下因舜之治也故無爲而治者莫如舜

湯武征伐，不免有爲。桀紂無良輔，故至于亂。三代以後，天下日多事矣。故聖人謂韶盡善，武盡美。舜臣言治，武臣言亂，此也。

按虞書，舜省方覲岳，濬川封山，肇十有二州，備極勤勞，而夫子稱其無爲。禹胼手胝足，孟子謂行所無事，此執中精一之理。猶夫子誨人諄諄，自謂無言；學無不博，自謂不多。此默識一貫之旨也。二氏襲取爲清淨濬泊，黜耳目，墮肢體，以希無爲。厭事叢脞，必自此始。聖人不以幾康廢兢業，不以枯寂爲無爲。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行猶往也言利有攸往也士君子所與天下相通者惟言行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而誠敬爲本心苟極誠極敬將何言非嘉言何行非美行信則人任禮則人答精白醇懿之至可以貫金石孚豚魚而無遠不行矣不然虛僞放肆出門卽礙焉往而可行哉忠信卽誠也口然而心不然是不忠也口然而事不然是不信也

篤厚重也厚重者不輕佻自不放肆忠所以為信也篤所以為敬也不忠則不信不篤則不敬非四也忠信在行亦敬篤敬在言亦誠各矯所敝其心一也心非可以存亡作輟襲取而望其遽行也居常惺惺歷歷惟誠惟敬如或見之言出口行出身無須臾離此誠此敬亦無須臾離立在輿隨時隨處也未行則立由立斯行參猶對也輿車箱也在輿卽行也倚依也衡車前橫木駕馬者見如在也顧諟之意其指忠信篤敬神凝而成象也因問行故借車以喻行也行必先立立誠立敬乃行之本也參在立前衡在輿前隨

在至近也參前又倚衡言自立至行無往非誠敬也如此積累然後至誠至敬言行可動天地而利有攸往也子張書紳學爲參前倚衡也然眞見忘象執象學象終象而已也大抵學問之道無過專心存心之地無過言行離言行則枯寂心無所用聖學謹言愼行便是元亨利貞之道二氏無如心何爲存想止觀持偈看話頭種種旁門以至面壁枯坐艱難蹇塞一步不可行及其立言馳騁誇誕哆口浪說全無忠信篤敬之意六經之言所以天下古今由之而無斁也

㊀周禮大司徒六鄉之內凡二千五百家爲州六遂

之內二十五家爲里詳第六篇南裔曰蠻北裔曰貊
鼎立曰參參三也曲禮離坐離立無往參爲離麗也
言兩人並坐並立一人往則成三中兩爲參易云參
天兩地中庸云與天地參此言我與忠信篤敬對立
成三也衡見第三篇紳見第十篇（）書即字也說文
云書著也著之竹帛也或云書如也寫言如意也或
云庶也紀庶物也上古無文字自黃帝始而無紙書
於竹木曰簡詩云畏此簡書伏羲始造書契合木書
其側曰契文字非自伏羲始也緯書云奎主文章蒼
頡類象奎星屈曲象文字蒼頡黃帝史也感鳥獸蹄

跡而知文理相別依類象形作篆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字者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代易體更至周宣王時史籀(宙)作大篆謂之古文七國時文字乖別秦李斯奏罷不合秦文者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謂小篆也時官獄繁趣省約秦下邽(圭)人程邈始作隷書古文由此息秦材人上谷王次中作八分書漢黃門郎令史游作章草故秦漢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作二曰小篆李斯等作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摹印卽璺篆施于印

璽五曰蟲書爲鳥蟲形施于幡信六曰署書用于門題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隷書卽程邈作用于官府至王莽時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卽蒼頡文也二曰奇字古文奇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佐書卽秦隷書又謂之漢草官府隷人佐書用之五曰繆篆卽摹印六曰鳥蟲卽蟲書至魏晉以後復有藁書飛白金錯懸針垂露蚊脚等法皆因事變體隨義立名今世隷書卽秦之八分書今楷書卽秦之隷書與漢草書也今之草書卽魏晉以來之藁書書雖多名體不離八八體不逃六義卽周禮保氏六書一曰象

形如日字形滿月字形闕之類二曰會意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類三曰轉注如考西轉為老老東注為考之類四曰指事如人在一上為上在一下為下之類五曰假借如令善之令作令使之令生長之長作長短之長之類六曰諧聲形聲相合成字如江河之類水為形工可為聲左形右聲也鳩鴿之類鳥為形九合為聲右形左聲也婆娑之類下形上聲也草藻之類上形下聲也圃國之類外形內聲也衡衍之類內形外聲也鄭玄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古人音書祇為譬況之說隨宜制用自

沈約爲四聲而韻始興孫炎爲反語求韻學究之家造三十六字母十三門切法此華人讀佛書譯梵語而作也本皆華字華音而說者謂爲傳自西域謬也鄭玄謂梵人長于音從聞入華人長于文從見入附會之說也佛家謂耳目圓通見聞思脩以論明性非論文字也大段華言清徹一字一音梵語佅離粘帶數字始可了一音讀梵書學梵語不得不離文字求聲音耳豈謂華音不如梵語乎世俗儒者生長中國學聖人雅言讀六經文字甚平正易簡若被四聲纏繞牽强穿鑿于名理無當而吹毛數沙此同彼異紛

如聚訟然五方土音人氣發響輕重疾徐清濁難同竟無歸一嘗觀六經用字轉移通融貴義合不貴本字風雅具在原無四聲而天然逸響未如今學究家之煩且拘也故淮南子謂蒼頡始作字天雨粟鬼夜哭蓋文字興而巧僞多使人廢業勞苦饑餓故粟須天降鬼神無所匿其情狀故夜哭今六書諧聲之類也或云鬼當作兔愛其毫故哭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上聲而懐之

史魚衛大夫名鰌家語云蘧伯玉賢而靈公不能

用彌子瑕不肖而信任之史魚驟諫不聽病革命其子曰吾生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正君死無以成禮置我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來弔怪而問之其子以對公命之殯遂退彌子瑕用蘧伯玉孔子聞而直之春秋傳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謀逐獻公以告蘧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二子竟逐獻公立公孫剽後十年甯殖死其子甯喜爲政獻公求復喜又謀弒剽問于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甯喜竟弒剽而復獻公焉或曰史魚尸諫誠直矣伯玉立視亂賊不能討又不忍去以

世儒說春秋之法律之爲得爲君子曰聖人論事本人情酌時勢不求人以所不能不輕責人以必死如晏嬰于崔杼蘧伯玉于孫甯雖不能寢其謀討其罪而能以其身蕭然于事外旣不墮亂人之黨亦不蹈刑戮之禍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庶幾矣向使伯玉無見幾之明觀望于事前染指于事內欲免得乎二子之賢皆于無道時見靈公無道云有道者自初年言也無道如矢則不卷而懷卷而懷是不必如矢也聖言以伯玉爲優氣節挺勁曰直德性圓融曰君子卷懷雖存乎己亦有欲卷不可得者平日鋪張

大過臨危收斂不及故機不在卷時而在仕時可以張而開亦可以卷而收此際有權如矢則猶執一也然學史魚易學伯玉難學史魚不成不失爲直學伯玉不成去君子遠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章主教者言學不進亦由教不善也其人正可與言者而遲吝不與言便是錯過此人如不可與言而輕發强聒又是虛費此言二者總爲不知人故各有悔君智者于人之賢愚燭照分明自不至錯過言必

投機啟憤發悱可上可下宜語宜默自不至虛費蓋教學本相因言與人應斯為兩得反是則兩失其人天資學力如此我啟發開導適應如此此惟教者神明默識見道精微幾微肯綮處不差乃能善巧方便發無不中若理路生疎見少凝窒先後緩急不調必有人言相左之病中道躍如非哲匠不能也試撿篇中夫子與諸子語人人中窾言言破的學者遇此眞無方之益七十子遭逢千古無兩顏淵所以喟然歎善誘也惟曾經苦心教人者知聖言之微

人與言非對舉所重在人言之得失因于人與一人

言亦有可不可。如當與而不言。空過一賢者。不當與遂絕口不言。亦空過一來學。均為失人也。下士語上是失言。下士語下。不投機。亦是失言。如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非必葉公定可與言。然不言亦是失人。宰我對使民戰栗。非必哀公絕不可與言。但妄對亦是失言。主授者謂之言。主受者謂之人。兩相得則教成。家語子云。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此之謂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言仁義一理義即所以成仁天地生氣為仁殺氣為義在人德愛為仁而德以刑成以愛虧故義所不敢者即仁所不安也志士即義士也志士仁人非兩人也謂有節槩之仁人非巽懦之仁也仁者誠不為慘礉以傷生而志立必不苟且以避死仁人心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當死求生則形存而心死為亂賊以害仁當死殺身雖形毀而神全為忠貞以成仁夫身既殺矣仁何以成蓋忠臣孝子英爽不磨與日月同明山河同永千萬世人心即仁人之心真是不朽即仁人不朽正氣常伸即仁人常在比干

龍逢伯夷叔齊至今未死也張子厚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此之謂也而皆成于有志為仁無志頹靡而不奮發闒冗于撿押而脂韋為博大仁之蠹也故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或云管仲不死夫子又以為仁何也曰子糾非君也管仲非臣也不死未為害仲不死而功在天下雖不殺身而仁亦成矣此章之意甚言為仁不可無志非徒責人殺身耳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問爲仁與問仁異仁德也爲仁功也故借工事以喩工匠人也事造作也利銳也器斧鑿之屬也仁惟此心心無所觀法悠悠儕俗欲不淪于匪彝難矣居是邦謂隨處求益也大夫曰賢謂在尊位有才德聞望者也事承式也分隔而禮恭故不必知其仁士曰仁謂涵養蘊藉道德純粹者也友親也同志曰友志同交深故必擇其仁乃可友也士與庸衆人處則臨深爲高承奉媚悅者多而長驕惰之習與賢士大夫處則矜式嚴憚退然知己之不足而觀摩以化所謂置之莊嶽之閒而齊語入芝蘭之室而自芳此爲仁之

利器也夫子嘗云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夏好與賢己者處子貢悅不若己者故於此藥之王安石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觀慝禮欲皎然不惑于先王之道難矣徐幹云賢者言足聽也貌足象也行足法也加乎善獎人之美好攝人之過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也欲為不善其敢乎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去聲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他人問政顏子問為邦即問治天下也天子地方千里曰邦畿大曰邦小曰國顏子功深養到其于立本

致用精微處已分明惟是綱紀法度尚須商確故夫子包舉虞夏殷周四代廣論其大體規摹不在多言聞一可知十矣夏取時則凡釐工熙載敬天勤民之事可知殷取輅則凡百工制作之類宜崇儉朴可知周取冕則凡貴賤章服之類宜辨等殺可知樂用韶舞則明良喜起風動無爲之氣象皆可知此其大法也亦有大戒邪正不容並立治亂之關也不正之聲不入于耳不正之人不近于側則愼終如始並道醇而上理成矣淫蕩也非男女之謂也鄭聲靡曼聽之使人流蕩不檢故曰淫巧佞善柔之徒使人蠱其中

而不覺故曰殆殆者傾危之意自古英君誼辟不患德業不就惟于聲色小人契緊隄防斯善致克終所以刀鉤户牖念其亡之戒卽此意也此皆根本道德而見諸施爲非無體之用行夏時者先後欽若奉天無私之心也乘殷輅者出往遊行不敢馳驅之心也服周冕者齋明盛服非禮勿動之心也天用莫如時地用莫如車人用莫如服三事兼三代隱然載履地首庶物垂衣裳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軌範也非制度損益之迹耳聲樂爲耳目之娛而雅則昭德邪則蕩心用人爲立政之本而忠則弼諧佞則亂德性

情宜養以和平左右宜輔以正人天德王道顯微一貫惟顏子乃可語此他人聞此不謂浮蔓無本則謂好大迂闊學者默識可也夫子嘗自言用禮樂從先進夏商之禮自謂能言苟有用我損益可知而于此畧露端倪屬望顏子大矣凡篇中與顏子語博大精微語爲仁精微而又博大語爲邦博大而又精微所以[illegible]顏淵死子曰天喪予有以也

行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自唐堯命羲和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所定四仲仰令建寅之時也歲序與時令脗合虞因之不獨夏耳湯革

夏命以十一月爲歲首示更新也周革商命又以十月爲歲首故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象曰治曆明時取革故易新耳非如緯家言天開地闢人生三正之謂也正自宜建寅春秋世用周正故曰行夏之時也車以列重致遠堅緻爲貴殷以前皆木車無文飾周飾以金玉奢而易敗故宜從殷也章服以冕爲首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制有詳畧惟周冕晝制有垂旒蔽前有黈纊塞耳於端黙居上最宜朝祭大禮大夫以上皆用之而旒小異耳鄭玄解禮謂專爲祭服未然大段天子之事莫大乎奉天故首舉時以

樂庶政天下名器莫重于車冬官掌之故次舉輅以該百度貴賤物采莫先于服故次舉冕以該章服三者皆禮之屬也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則法世韶舜樂也舞樂容也拊石之詠蹌蹌之舞喜起之歌無靡曼之聲無妖冶之容則者則其美善非則其聲容也凡樂出于中正和平者皆韶舞也出于靡曼妖冶者皆鄭聲也放屏去也鄭國名也其土音柔曼凡聲音不正者稱鄭聲非獨鄭有此聲耳朱子据此以鄭詩二十一篇皆爲淫樂誤也說詳詩蓋聲者音也詩者辭也音猶今唱曲之腔詩即腔中之辭腔有南北辭惟

所用聲雖鄭而詩本無邪非聲淫而詩皆淫也如鄭詩皆淫夫子何取而存之存者淫詩刪者又何詩邪

淫殆二字意畧相彷水平溢曰淫考工記云善防者水淫之言水泛行動蕩不衝突也鄭聲柔曼動搖人心亦曰淫殆近也危也詩云勿小人殆小人狐媚毒于虺蛇使人易近而險故曰殆也

行夏之時謂凡舉大事依夏時行也時惟有建寅無所謂三正也天開地闢人生三正者術家之說也干二辰布列地四維天運于外晝夜不息北極爲天樞環北極爲紫微垣垣側有北斗六星在垣之內杓在

垣之外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為建以所建之方為月之辰如斗指寅則其月建寅十二辰皆以次定為四時而建寅為春首則寒暑節候皆適中是以堯命四官鳥正于仲春舜巡四嶽按四仲至夏不改非夏始為此正也及湯有天下遇十二月朝諸侯頒政令而是月適建丑此後朝正遂以為常期非為地闢于丑故用為商正也及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是為建子之月遂以子月朝會諸侯即位稱王因以為常期亦非為天開于子故用為周

正也而春秋公羊氏謂夏以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蓋附會之說而術家謂子當夜半則屬來日子丑之月則屬來歲故朱子謂三正皆可為歲首夫聖人治曆明時為民事也開物成務以宜民為本日出二刻半為明豈子丑幽昏遂為作事之期乎商周雖正月用子丑而四時之序巡守祭祀曆象授時未嘗改也豈得以建寅獨為夏正乎

輅與路同以道路得名也大道曰路可容三軌故路言大也君門為路門君車為路車君寢為路寢也車

之制其來已久易云黃帝堯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虞舜車服以庸古車用木至商不改至周始有五路曰玉曰金曰象曰革曰木玉金象以爲飾也革以皮鞔而漆之木漆而不鞔天子兼用五路惟玉路爲乘輿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金象在天子爲綴路先路而諸侯受之則皆謂大路也

黃帝始作冕凡首服三等冕最貴次弁次冠上古冠小僅撮髮貴賤咸用之弁大于冠圍額冕則加板于上垂旒前後以蔽目左右有黈纊以塞耳人主戴此凝神恭默俯臨天下曰冕冕之言俛也居高而視卑

也制雖創于古法莫備于周據周禮天子冕十二旒祀昊天上帝則冕而服大裘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先公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絺冕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爲祭服也而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皇收冔皆弁也殷以前或冕制未備或冕以朝不以祭故弁冕無等至周始重冕卿大夫以上助祭始得用之禮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尚書顧命自王以下至大宗皆麻冕又冕者五人分立于堂階等處則冕不止天子

服之亦不獨祭用之矣冕雖同而旒異天子袞衣之冕十二旒每旒貫玉十二上公袞衣之冕九旒侯伯鷩衣之冕七旒子男毳衣之冕五旒孤絺衣之冕三旒卿大夫玄衣之冕二旒各玉數如其旒數九旒則旒九玉七旒旒七玉餘倣此貫玉用采絲曰繅繅與藻通冕上橫貫以簪曰笄笄上繫組爲紘自左下遶頤右上屬于笄垂其餘爲飾

鄭國姬姓伯爵周宣王封其母弟友于鄭是爲鄭桓公在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有犬戎之難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從平王東遷洛因徙其民

于號鄶之間遂有其地謂之新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周畿內之國也後為韓哀侯所滅地當濟水之西洛水之東河水之南潁水之北土淺氣浮其人聲音靡曼故凡辭不正者謂之鄭聲非詩之鄭風也亦非定指鄭一國之聲也如學齊音者謂之齊語學楚音謂之楚語云爾豈獨鄭有是聲而他國盡雅樂乎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無遠慮不曰有遠憂而曰有近憂者言不測也慮不言近近則非慮憂不言遠遠則不憂居安而不慮危

危即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過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為貫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第九篇內言未見猶有屬望之意此言已矣乎則絕望之辭矣好德好色二者之心人所同有好德天理之自然而色常奪之好色人欲之熾然而惟德能克

之色緣目入見可欲則心亂是以色易德也心之官能主非禮勿視即好德如好色矣

天理人欲同出而異情男女之欲天之性也不通于化生之理是無人道也故天下無不好色之人情然未有好色而不妨德者但能好德好色則人欲即天理又烏得謂好色乎故聖人不能使人不好色而但病其不好德道不遠于人情也

左傳秦醫和視晉平公疾曰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

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乎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柳下惠之不見用何獨罪一臧文仲蓋在他人或不及知知而力不能舉文仲號爲賢者與惠生相知惠爲士師三黜文仲爲政曾不能伸汲引之力處同升之量使沈淪小官終身阨窮是亦文仲之罪也及文仲死謚曰文文者光明俊偉之稱陰蔽人之賢而惟恐逼己穿窬之心何以爲文視衛公叔文子有餘媿矣齊晏平仲楚令尹子西知夫子而阻其進皆此類也

柳下地名惠諡也展氏名獲字禽或云家有柳身行

惠故以稱嘗爲魯士師士師獄官也周禮天子之士師則下大夫諸侯之士師則士也如孟氏使楊膚爲士師大夫之僚屬耳故孟子云栁下惠不卑小官其未嘗爲大夫可知朱註謂爲魯大夫然則不多不與立矣或据魯隱公九年大夫無駭賜姓展氏以爲無駭之後夫世官必以適展禽稱季非適也或以栁下爲其食邑則所居地名耳或据禮死有謚則生爲大夫据烈女傳其妻謚之非魯君謚之也蓋魯以諸侯僭天子三家以大夫比諸侯故大夫之屬皆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稱其宰爲家大夫即此類然不可謂

之魯大夫矣

魯僖公二十六年，齊侵魯。公使展喜受命于展禽，以其言諭齊師，齊師退。又齊人求魯岑鼎，魯與之贋鼎，徵言于展禽，展禽曰，吾亦愛吾鼎。又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非之。文仲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書之以爲三筴。又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展禽曰，必有殃。凡此皆文仲時事，故宜知其賢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謂責己厚也。責己厚，自不求備于人，故曰，正己而勿求于人則無怨。凡怨生于責人厚，責人厚，生

于責己薄怨非處世之道也有怨卻是學問之一障我無怨于人人亦無怨于我故語爲仁在家邦勿怨大道不離涉世豈弟樂只斯爲君子今人以任怨爲能事以避怨爲逢世學所以辨德所以孤也惟孟于仁禮存心之說深得此章之旨釋氏以涉世爲煩惱由未知遠怨之道耳宋呂伯恭性卞急一日誦此章忽覺忿懥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心口自審之辭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者聖功之本人心之神用則無所不通

不用則昏迷莽蕩無適而可以為學則不積不排教無可施以處事則不量不慮禍患立至蓋其氣盈而直諫之則必拂其心麤而諷諭之則不悟將如之何而可惟有瞿瞿良士溫溫恭人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所以德無不立事無不成也此章爲鹵莽滅裂者言若優游不斷朋從爾思亦復如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不然寧離羣索居猶可以獨善若聚衆羣處自朝至暮恣謔浪之語營機巧之事要此以往息心牿于旦晝禽獸不遠悟淫即去匪

人損傷必多以求進德脩業如北面走而望衡山故曰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專爲行禮者言義者宜也質正也射之所也正鵠曰質儀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豹侯赤質周禮司弓矢職射皮革椹質是也言禮主于義猶射主于質三千三百皆先王以義化裁因時從宜非以繁文拘節爲摸倣也時勢有古今泥故常

矯文非達禮之本者禮本諸義記曰禮也者義之實協諸義而協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善用禮者斟酌損益本諸天理人情因時勢而品節之雖不盡合前人而有物有則亦自曲中故禮者履也行乎其義者也退讓所以明禮其出之必以孫焉忠信所以崇禮其成之必以信焉如是豈不彬彬質有其文之君子哉今學禮者求諸禮而不求諸義所謂非禮之禮大人弗爲何以爲君子二十篇中言禮不一而竟不言禮之節文其意可知後世禮家泥古非今穿鑿附會爲不知義耳

道莫大于禮教莫大于執禮視聽言動孰非禮也聖

人自謂無行不與孰非禮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以此思禮禮可知也三禮非聖人考訂之舊矣載記所載尚存禮義若周儀二禮瑣瑣節目其義已微知其義則禮爲我用不知義膠柱鼓瑟圓鑿方枘何以行之哉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兩言千古議禮之宗解者謂此章專爲義言誤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病猶患也己不能而人不知則當有見惡無聞之憂己能矣而人不知益徵遯世無悶之養君子篤志好學無時而可已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誠不近名然也豈有申椒幽蘭而不芳洪鐘大鼓而無響者哉五霸之名君子恥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令聞施于千禩亦君子所自期也生而無稱不穀自脩猶未為患老將死而泯泯焉以沒謂君子不疾乎疾輕於病無能言病不稱言疾重在已也名者實之賓賓必有在君子不病其無賓病無延賓名者百年往世死同腐草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聖言藴藉但云疾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凡篇中言已皆教人理會自家事七尺之軀果能合
靈皆可以爲聖爲賢者而乃拋向萬物堆中奔奔蕩
蕩醉生夢死眞成孤負故聖人每教學者求已反已
克已脩已正已不一而足已以內何所不具已以外
更有何物求已外更有何事將自已精神收斂自已
腔裏幹辦自已事學問之道如此而已矣故夫有道
之士泰山喬嶽以立身內常重而外常輕內重則惟
見有已內輕則惟見有人君子見已有餘故一切求
諸已已惟有餘所以爲大小人視已不足故外仰乞
于人已惟不足所以爲小求已求人精神聚散不同

非但名實之謂耳孟子云曠安宅而弗居放其心而不求便是不知有己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將心安頓在己內將己安頓在萬事萬物頭上泛應酬酢一一守己以立稟己以行盛德大業由此出故曰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爲學實能求諸己自然見得己大無處非己聖人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此也佛氏謂十方世界是全身蹈襲此理但其所以求之之方非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執持曰矜矜非美德以其近于爭也不爭何恶于矜

今之矜也忿戾則爭矣傳俗曰羣羣非高行以其近于黨也不黨何妨于羣今之羣也濟惡則黨亦羣也不離此二道尚異則矜尚同則羣矜而爭爲强梁羣而黨爲鄉原君子平易近人涇渭攸分斯和衷之道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聽言之法天下事理皆寄於言不言何以諭何以傳善言無窮不可棄也然言必有言之人采其言則姑置其人其言善吾用言耳非以於諸采生平而遂舉之也其人不善吾惟取其言耳敢謂幽求無一得

而遽廢之乎蓋人雖不肖至于執言論理往往皆中
不舉不廢即是一人如楚申公巫臣諫納夏姬自
爲也而以爲楚子則甚忠其言烏可廢其人亦烏可
舉求諫聞善者自當如此若夫用人責實雖堯于舜
猶詢事考言孔子于宰我猶聽言觀行誠不主于言
而芻蕘可詢狂夫可擇又豈廢言乎夫子稱南人
之言孟子稱楊虎之言祭統引孔悝之言大學述王
孫圉舅犯秦誓之言皆非以人也與後世科舉文字
取士則舉人全以言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士君子宅心處世易簡之方凡取之有窮者不可以養久人情有礙者一步不可行惟恕之一言因心及心運量無窮同好同惡𢡟情大順故一言而終身可以行之者無踰于此在他處言恕兼言忠忠以盡恕道近自然是四敎之全功一貫之旨也比因恒情傷妄不忠强恕以行因人反己推己及人私欲錮蔽用此爲決藩破籬之法以恕求忠故但可謂之恕離忠言恕故但可謂之一言朱子謂言恕則忠在內則所謂一言者包舉耳終不得爲一言矣大抵聖學以

求仁爲本仁之爲道也遠死而後已故曰終身忠恕卽忠信所謂立達俱而仁全也行恕所謂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也孟子謂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夫子自明己志卽作春秋之義愷言曰毀悅言曰譽毀譽猶世儒所謂褒貶也聖人心同天地妍媸好醜物各付物無有作惡無有作好於誰毀譽乎然無譽而逝如有所譽焉者惡惡短也于人之惡諱而不揚有似乎譽非故私之有所閱試而不敢徑情也其

所以無毀譽者何也大道爲公千古未一日忽大道嬌無是非之心不可以爲人今此之民即三代盛世所用以行其公是公非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已不能遂民自用吾何容私毀譽乎亦大道爲公與民共由而已後儒說春秋牽强穿鑿作爲凡例褒貶賞罰諸行務臆盡聞孟子云天子之事詩張而失其解也孟子謂當世無天子春秋所書皆禮樂征伐之事云爾豈謂仲尼自行天子之事乎哉褒貶爲直是證父之子矣說見春秋故下章以史闕文類記之

天下有公道故聖人無毀譽不言無毀譽而言誰毀

舉者指其人也二百四十二年閒天子諸侯大夫皆是也譽與豫通悅也悅言曰譽詩云是以有譽處兮春秋爲亂臣賊子作本非爲譽如有所譽者深明毀之必無也有惡而不稱其跡似譽試猶考閱也考其事未眞閱其人當隱非眞譽之亦非泛然皆譽之也三代所以行如孟子云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直道不言士大夫言民者指黎百姓日用不知所謂蕩天無懷之民也若春秋士大夫行直道則春秋可無作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弘直而聖人

所以行其道者甚委蛇故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是是非非因民之公損益筆削傳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其義則丘竊取之乃所以行此直道者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無已夫

此因上章無毀譽類記之凡史皆紀惡垂戒而作也君子見人不善不欲出諸口故君父之惡常諱而不盡如春秋所書亂跡有傳詳而經及畧者君楚子圍弒郟敖鄭駟弒君髡頑之類經皆書君卒因其事疑

而從輕也周與魯事諱者尤多皆闕如之義夫子言古之良史往往如此已猶及見比及季世訕謗詆毀言人之惡惟恐不盡況肯闕乎有馬者借人人借之遂乘之乘者不計其爲他人之物借者亦不責其即還後世自私自吝有者不必借借者刻期歸甚至有車馬人不敢借無車馬者恥借人人我[illegible]不勝吁哇世變可知此亦好議言人過之類也

古者六書掌之史官班固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之故老此小哉其言闕文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者夫子作春秋之本志也史諱于事而繫于辭辭勝

則掩義春秋据晉史編年紀事舉其綱不字其目使觀者自考而義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春秋傳心而已者也知春秋莫如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溫柔與春秋之忠厚其仁同也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其義同也幽厲以前有詩而美刺存東遷以後詩亡而是非隱故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始于隱公而夫子去隱公時已十一世矣史策所記二百年間空文已爲懸邈而況以己意增益之乎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大惡也國有亂政天下有亂人太不祥也不得已而書之策告天下後世爲臣

猶子輿有國有天下者本非樂稱之也而敢附會之乎其自言曰惡稱人之惡者可以諒聖心矣故春秋與詩其温柔敦厚同詩之美刺無美刺也春秋之是非無是非也所以謂闕如也今觀春秋所書十二公之事微而不彰其義非闕文而儒者顧謂爲刑書字褒字貶誣春秋者也多爲條例深文巧詆如諸傳之隱刻與聖人闕如之意大相左區區以夏五郭公爲闕文迂且陋矣愚于春秋蓋詳哉言之千載而得罪于說春秋者所不辭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士君子進德脩業成敗之機不可不審非至明不能察疑似之惑巧言亂德也非至斷不能決猶豫之幾小不忍則亂大謀也君子居仁由義立忠立孝志本在德而佞人反覆陳說利害顛倒是非聽而不察必至翻然改節舉平生盡棄之不其亂德乎君子謀王斷國大計已定而貪小利畏小害狐疑不決趑趄斯須之頃坐失萬年之機不其亂大謀乎然則進德脩業惟明惟斷乃克終朱子云如婦人之仁是也又云如匹夫之勇未然亂疑似也小不忍似仁姑息兩可故亂大謀如趙太后不忍長安君質齊劉先主不忍

取荆州之類是匹夫之勇一朝之忿不忍即敗何但亂耳昔人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夘是一意彼不能容忍主義言此不能安忍主仁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好衆惡與公好公惡不同公者取必于理所謂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也雖一人好一人惡亦公也衆者取必于同所謂一鄉皆好皆惡同俗而未必同理所以必察也士君子處世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當然耳至于衆則賢愚混淆故必察其可好可惡之實與好之惡之之人求其當而已非有心必與之相左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責人體道也率性之謂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參天地贊化育盡人盡物可不謂大然皆人心精神所發越人能身體力行擴而充之有爲聖爲賢之人自有參天兩地之道未有塊然血肉之軀無異草木瓦礫而道自恢廓其身爲聖賢者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矣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是人弘道道與人非二易有大極人心之謂也張彝云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道書云天心人也人死天地萬物不可見此人弘道也人不得道

無異禽獸得道則參三才聯宇宙爲一體此亦道弘人也但道體無爲人心有覺故能不能之幾在人不在道聖人所以專責成于人也天下有負道之人無負人之道即道不可離人自離道之意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不謂之過始以不覺而偶失旋覺而即復則過終未成惟不改然後謂過過如過門過過以過門偶未入過路偶未逢回步重入轉首相逢亦終未爲疎漏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聖人生知然亦無不學之理聖人不思然亦無廢思之理但聖人思與學較學者異聖人思是極深研幾窮神知化思即學也聖人學是惇典庸禮由仁義行學即思也所謂終日終夜以思者即是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而云無益者聖人無誑語蓋雖神明默識而耳目不交躬行不涉縱神游八極潛天潛地秖是虛見無憑即二氏之空寂也舍庸言庸行別求頓悟如後世理學之性命雖極精微終是術上非誠明一源費隱無間合內外之道又況揣摩妄想捕風捉影者乎聖人嘗自謂好學好學自不廢思非全不思

翻然別尋學也雖是謙己誨人而思與學實不與人同

此章即下學而上達之理不學而思便是索隱理不離事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爲未仕憂貧者言食以養生貧無以爲養故學干祿在樂天知命之君子唯謀道耳食非所謀也何者食不可以謀得而道未有謀之不得者如農夫終歲勤動非不謀也而常有饑饉之年士日從事學問

未嘗求食也而亦未有饑餓之君子蓋得喪有命富
貴在天士惟脩其在己以聽其在天苟能飽乎仁義
又何願乎膏粱孟子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
者也即餒在其中之意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
者也即祿在其中之意
君子素位安命謀與憂皆人力也在事曰謀在心曰
憂謀可爲道不可爲食憂可爲道不可爲貧道在己
食與貧在天君子樂天知命求在我不求在外有終
身之憂而無苟得之謀耕也二句即上兩謀并較窮
通得喪本乎自然謀食孰如農農耕則得食矣顧天

下亦有饑餒之農夫未必謀者皆得不謀食無如士。士無營宜長貧矣然自古亦多食祿之君子未必不求者終窮。皆天也即不怨不尤之意知此則知命知命則樂天君子豈舍道而憂貧乎憂道者雖不得祿而得道即祿憂貧者祿未必得而道先失是以君子貴善謀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論居上治民之道因前章祿在中類記之所謂憂

道者也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章內十一之字皆
指民言知仁爲運治之本莊敬爲脩身之要禮爲化
民之準數者始于君心而達于天下者也民僞難知
是理明而後諳練深授政能達是知及之也民情至
幾居上寛而後容畜衆體元長人是仁能守之也民
志易玩觀瞻肅而後體統尊有威有儀是莊以涖之
也民風難移教化行而後習俗美興仁興讓是動之
以禮也四者缺一不可苟知及矣仁不能守是管商
之知也愚民以術馭民以法寛不足以容之愚不足
以結之雖約而易散雖成而易敗可暫而難久知及

矣但能守矣能哲而惠則本立矣苟君身不端舉止不莊則體統褻而冠履之分不辨所謂仁守者過於寬而傷于縱民有慢易之心而不敬其上可與興治乎知及矣仁守矣莊涖矣本諸身者內外交脩而徵諸民者又必有轉移變動之方動如書云四方風動記云明則動動則變而禮爲化民成俗之本動民以禮鼓之舞之使遷善敏德變其故而易其新乃稱善治不然有賢君而無善俗所謂莊涖者不過猛以糾其不率刑以齊其無耻去風動之化遠矣教化不興即是君道未粹故曰未善也註疏云知以通其變仁

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義必備此四者近是朱註作理解懸空無著聖人言理一不離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不可小知謂不可以一長見耳非謂君子小事遂不足觀也大受不言知者君子器大而養深人所難測也小人亦有偏長可以見知若大受斷乎不能矣强而任之必有棟撓之患用材者宜辨也

不可小知非君子拙于小也所用止此耳委吏乘田

會尉當年半出長壯之外無所用之譬量江海以柸勺何足以知之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謂凡民民之言冥也即民不可使知之民凡民視仁甚遠視為仁甚難所謂舉莫能勝行莫能至需之甚急而憚之甚嚴比于水火殆有甚焉蓋水火民生所需蹈水火民情所畏水養人能溺人火養人能焚人蹈之則死其不蹈宜也若夫仁為生理有蹈而生者未有蹈而死者其不蹈不亦惑乎蹈踐履也

曾子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民所以畏仁也夫仁
人心也至近而非遠百姓日用而不知放其心而不
求於所切要者駭以爲難故曰民之于仁甚于水火
怪之之辭若士君子則宜與凡民異矣舊解云仁與
水火皆民所仰以生而仁最甚當兼畏意方與下文
協旣仰以生又畏其難也
水詳第六篇○火之言燬也物入卽毀也文象炎上
之形白虎通云火之言委隨也隨物而麗也燧人鑽
木作火周禮司爟掌行火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在天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其正爲祝融閼伯其神爲

回祿亦云吳回其聲曰譆譆左傳宋將有火災或叫于大廟曰譆譆其氣爲鬱攸魯哀公三年司鐸災救火者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註云火氣也火乘風則倚韓非云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有不焚者抱朴子云南海之中有蕭丘方千里自生火春起秋滅有木不焚取其華若皮績爲布浣則以火也是曰蕭丘之寒燄如水寒而有湯泉也餘詳陽貨篇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世間惟有性命不容推諉仁者人之性命以爲已任死而後已君子知天下不可先則後之知天下不可

上則下之凡事皆然惟有擔當仁便落後不得放下不得雖弟子于師每事不敢先不敢上至當仁時亦各自努力不曰父兄而曰師師責善者也父兄不才子弟能賢雖謂不讓于父兄亦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也安重之意正而能通果而不滯也易曰元亨利貞貞者元之始亨利之合也君子見定而養厚知幾待時生意盎然而不輕動曰貞諒者信也與亮通小明曰亮諒則竊闚比擬必信必果與貞似而實不同貞大而諒小貞通而諒固也不諒即貞處見不諒

乃所以貞詳十四篇匹夫之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爲臣止敬受君之職自宜任君之事盡心盡力分所當然至于酬德報功須賜行賞祿有厚薄惟君主之靜聽處分非臣所得預也豈敢一心供事一心懷利乎如此則臣節立而事亦克終矣

子曰有教無類

夫人所以限于匪彝爲士類不齒者以其無君子之教也君子有教期于兼善舉世盡歸甄陶何問善不善乎無類者不擇人也若擇人又焉用君子之教爲

如孔子于互鄉孟子于墨者夷之是也有無二字相
應聖人如天然萬物美惡大小無不欲其生之至于
凶祥好醜物自爲類耳天不爲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人君子不期自親聖主賢臣不約自合舜生東夷
文王生西夷千里千年若合符節故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夫道不同或小人遇
君子或正士逢憸人薰蕕異器牛驥異皁欲效忠告
則肝膽各殊欲問區畫則意見不合雖覿面晤語豈
相爲謀此因上文有教無類戒恒人下士愼所與也

若聖人何人不可與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凡命告作述皆是也有意而不能達則拙于辭無意而强作則辭爲虛必先有可達之意存于中情深機沛而後發于持滿以不盡之辭敷有餘之意行乎當行止乎當止辭出而神傳所謂脩辭立誠居乎其業者也六經之文炳如日星惟以達聖人精蘊俟諸百世耳如易之初惟有卦爻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窮神知化方是達論語二十篇幷聖人神情丰采可識亦是達達通也作者以此通其意

於天下後世將使學者由此以適道入德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樂官之長名冕瞽者也席坐席古者蓆坐四人共
一席若五人則長者異席某指在坐之人也凡名未
定則稱某斯指席上坐矣既告之席又告之某人在
此某人在此使知所讓也瞽必有相恒人皆能告但
衆人行之而不著聖人眞性洋溢顯微無間不侮鰥
寡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子張堂堂之見謂聖道高

達問此等亦是道否彥所謂騎驢覓驢者耳夫子答
云然者然其爲道也道體事不遺相瞽師之事便是
相瞽師之道此語躍然無行不與謝顯道管舉此與
子見齊衰二章證一部論語云洒掃應對進退上達
天德得解矣
古樂官用瞽寡視則聽專也瞽必有相扶持之周禮
春官大師有眡瞭相瞽者也周任云危而不持顚而
不扶焉用彼相卽此也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
溫之至也然據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
有六十人夫安得同時有無目賢而知音者三百人

之多乎苟賢而知音不必瞽皆可稱瞽工也上世有神瞽識音樂後襲其名故夏學稱瞽宗祀先瞽也如後世善射者稱羿非必盡古之羿也此師冕則眞瞽若師摯干繚缺方叔武鼗輩適齊楚入河海豈皆無目者而能遠涉乎甚矣訓詁家之泥也

論語詳解卷十五終